

守護土地，留存夢土

林滿秋《星空下的奇幻旅程：蜥蜴女孩 & 羊駝男孩》 中的原鄉想像

文字工作者 | 蔡明原

* 童年與原鄉

原鄉讓人嚮往、充滿美好想像的原因在於它往往是童年記憶的發生地，意味著這個階段的經歷與經驗是潔淨無瑕的。因此，對成人而言、在時間的淬洗下所謂的「原鄉」往往就成了一種精神寄託或是一則追尋夢土的寓言。如同邱珮瑄在《戰後臺灣散文中的原鄉書寫》中闡述了「原鄉」的意義，她說：「在文學創作上，原鄉主題可謂歷久彌新，這實究因於追尋原鄉是人類境況（human condition）的本能與宿命，因為相對於每一個時代處境的當下現況之不美好，必然會生發出對一個已然消逝或尚未出現的不存在烏托邦理想作追尋建構的需求。」由此可知對於原鄉的想像或渴求已然是形而上的滿足：因為回不去，所以在過程中的自我省思（懷疑）例如生活環境（空間）的變動、文化的傳承或斷裂等各個層面便是至為關鍵的呼應。但回到最初來看，當原鄉的一切仍是真實體驗、是生活進行式時，兒童如何意識到這可能發生的危機？

換言之，童年和原鄉實為彼此依賴、證存的一體兩面，兒童有沒有讓原鄉不再是「夢土」的能力？這個問題的提出表示了兒童和成人價值觀是衝突與對立的：兒童預視了來日的匱乏，成人著眼於現下的欲求。這種匱乏與欲求在林滿秋《星空下的奇幻旅程：蜥蜴女孩 & 羊駝男孩》這本書中的具體展現為站在不同立場上的人們對於土地的想像，並進一步透過兩位成長、生活環境截然不同的兒童，交織出一段為自然的永續存在而奮鬥的故事。

蜥蜴女孩和羊駝男孩的故事是獨立的，她和他的交集、關聯要到結尾處才會發生、揭曉。一開始兩位主角的視野是狹隘的，他們以為從小長大的地方就是世界的全部。但因為一位意外的訪客的出現讓他們的想法有了改變，並且開啟了一段尋找「自然現象」的旅程。作者的設計頗具巧思，三個差異的世界觀有獨立發展的機會但又各自有線索彼此勾連、不約而同的朝向自然保育的方向匯集。

* 與樹共生－羊駝男孩的期盼

對住在馬坪鎮的羊弟來說，樹木這種植物並不存在於他的日常、甚至未曾聽聞過。直到一位外來客因為登山意外，介入了羊弟的人生，讓他知道土地不是只有一種樣子。透過外來客的

展示羊弟看見了「樹木」，認識了它的神奇之處：「當你靠近它，心裏會覺得很平靜。不管你有多大的煩惱，或多麼難過，只要靠近樹，它就會安慰你，讓你的心安靜下來。」小說把「樹木」這種極為平常、在大多數人的家鄉隨處可見的事物添加上了神祕的色彩，激發起了羊弟的好奇心。為了想要親眼看見樹木，他離開了熟悉的家鄉。

旅程中羊弟明瞭了何謂為何保持著原來面貌的家鄉會讓人懷念，也認同外來客土土哥在家園展開的激烈行動。在野外過夜的時候出現了一位自稱是「樹」的長者，他的談話內容傳達出以土為本的價值觀：「當然，我以前住的那片森林還有不少果樹，有櫻桃、蘋果，還有李子。春天，這些樹會綻放出粉紅色、白色和紅色的花，到了夏天開始結果，先是櫻桃，然後是李子，秋天則是滿樹的蘋果，吃都吃不完呢！住在森林裡好快樂啊……」依循著本性運作的大自然不僅滿足了生命延續的需求，更是讓精神層面不至於匱缺。主角帶著這樣的體認來到了正在跟政府對抗、不惜以寶貴生命相搏也要保留住珍貴森林的土土哥以及所有人面前，開口述說自己如何千辛萬苦、長途跋涉才能看見一棵「樹」。他認為砍伐樹木輕而易舉，但若要讓一棵樹能安然成長是極為困難的事情。原鄉的保留和進步開發的思維成了對立的觀念，化解這個衝突的卻是一位遠從他鄉前來的兒童。換言之，種種對於原鄉的渴望、夢土追求其來有自，在本質上這種感懷喟嘆其實是經過選擇後的結果。

* 雨中漫舞－蜥蜴女孩的眼淚

同樣的，在蜥蜴女孩琥珀的人生中沒有任何關於「雨」的經驗。透過轉述她對下雨開始有了許多美好的想像，並且藉此進入了一種從未經歷過的生命情境。當她終於來到了會下雨的城鎮的時候，發現了正身處抗議現場的土土哥。琥珀和羊弟一樣對於即將被剷平的森林有著直覺式的反應，她說：「況且樹又沒有腳，不會跑，它們會一直在那裡，樹不像雨，讓人捉摸不定，我隨時都可以來看它們啊。可是，我作夢也沒想到，居然有人會想砍光它們。如果不是你這麼勇敢的保護它們，根本用不了幾天，這片美麗的森林就會消失，到那時候我什麼也看不到了。」這段真摯的告白對在場的大人們無疑是聲巨大的警鐘，在各種勢力、意見與作為的交纏爭奪主導權的過程中，保留土地完整面貌竟是最為無聲、不被重視的一環。

琥珀對於雨的渴望象徵著自然界的運行不是一視同仁的，即便是如下雨這樣尋常的事物。她的原鄉意識的產生來自探見了他人（土土哥）的童年時光，並且感受到了同樣的愉快氛圍：「我住的那個鎮上有一片很大的森林。我好喜歡那裡，可以說是在那裡玩大的。」這樣的意識最後衍伸成反對開發的力量，關鍵的因素便是女孩明瞭人生必定帶有某種欠缺，要彌補或補足就會帶來另外一種形式的不圓滿。所以在抗議現場終於等到了大雨落下、而死守在樹上的土土哥他

們卻可能因此失溫生病，於是她大聲疾呼雨「不要再下了」。琥珀的呼籲近乎絕望，因為沒有誰有能力制天氣變化；這象徵著家鄉的逝去已經是無可避免的事情。

* 代結語：重返旅程

如同前面提到的，原鄉記憶和童年息息相關。童年的消逝雖不可逆，但土地的存續不會只是夢想。在林滿秋的小說中，兒童用其最為純真、直接的想法與行為改變了原本以為難以撼動的事物。作品中兩位主角不能理解的是，在他們眼中美好的事物為何要消失？這種價值觀的出現以及對現實的衝撞回應了為何人們總是憧憬原鄉的疑問，也是環境保育議題的深刻反思。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大人們沉默且無動於衷的姿態之所以有鬆動的跡象、例如羊弟泣訴的身影出現大螢幕時眾人才有了「淚光閃爍」這樣的反應；或是琥珀拿著擴音器大聲呼告時，「在場的群眾也都噙著淚珠，頻頻嘆息」。召喚出這些眼淚的並不是高深、嚴謹或是多麼精闢的言論，而是未經修飾、樸拙的真摯、真切的言語。像是羊弟表達了自己對土土哥在暑假期間爽約沒有出現感到非常生氣，但在知道原委後就釋懷了：「土土哥，你沒有帶我去看樹沒關係，我輸胡尼也沒關係，我不在乎要在操場上爬三圈，還要學狗叫。但是你一定要加油，不能讓他們把樹砍光了。」或是琥珀說出了她的不捨心情：「我不知道兩點是怎麼找到你的，牠一定知道你一個人在樹上很孤單，心情一定也不好，所以想去陪你，才會跑去你那裡。」將雨滴擬人化這樣童話般的對談內容不僅洗滌了旁聽者的心靈，還具備著回溯童年時光的效能。所以，當人們費盡心力、甚至賭上性命只為了保護土地免受開發之苦且可能無功而返時，改變這一切的最大可能性竟是在兩位兒童身上。羊弟和琥珀讓眾人重溫了童年原鄉的美好、體認到失去的絕對性，促使他們作出這些努力的雖是再平凡不過的事物（被雨淋濕和看見樹木），但其實有著無可取代的重要性。

延伸閱讀

1. 林滿秋著，徐銘宏繪。《星空下的奇幻旅程：蜥蜴女孩&羊駝男孩》（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

ISBN 9789863209720